

揮塵錄（四）
閒燕常談



閒

燕

常

談

董
弅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揮 塵 錄（及其他一種）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三

閒燕常談

宋董 弁撰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辞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詒詒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踵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鬭訟諦不肯已遂爲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

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比鄉贊歎說聖意匪獨倂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競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疏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况諫議乃及此乎聞虜中純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寇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爲名對歸田錄載梅舜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

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
大觀中薛肇明知上皇御製詩有曰懽聲似鳳來街詔喜氣如雞
去揭竿罽子倉戡爲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
時謂的對充勝於梅

李端行字聖達毗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大觀丁亥
歲與諸路貢士群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
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鶻梨占
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銜之其後上英拜相聖達方爲
太傅坐小累罷坎壈失志而死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戚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
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

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此夷維其喙矣對燕民悅則取之鄭達夫特爲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荊公在蔣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甫反覆讀數過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體否華致遠曰古無之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

章聖朝馮守信爲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已子冒爲守信子

以助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
何欺君是歲并其子不蔭以明於弗無所受予近見士大夫仕至
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己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爲非人亦不以
爲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爲己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
信之風盍知愧乎

杜初公爲守兗州石守道卒於郡惡之者謂介偽死而北走胡以詔
覈實初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龔輔之爲掌書記抗言曰介
平生適諒有是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初公悚然探懷中奏藁示
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今世居下位而
能執義抗言如輔之者固難其人而爲郡守獎人之言以成就其
美名如初公者未之見也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乎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可以爲思耳

因話錄載韓僕射舉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

近歲許冲元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某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冲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諱踉蹌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

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一坐皆笑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鵲翎爲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喻郡民用鷺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華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

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年過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裴謂爲史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諸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籍蒼黃間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潯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三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藝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藝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

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評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虜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某壽明以內相爲館伴因自念兩朝和好當載戰干戈載橐弓矢虜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不請云左偏塞鞭右執鞭引與君周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衆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鼎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爲司農卿其諸倉米麥數白梟旣復梟送至廳事傍遽傷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語有胡思亂量也時謂宰相如

閑齋常談

此何以服百僚